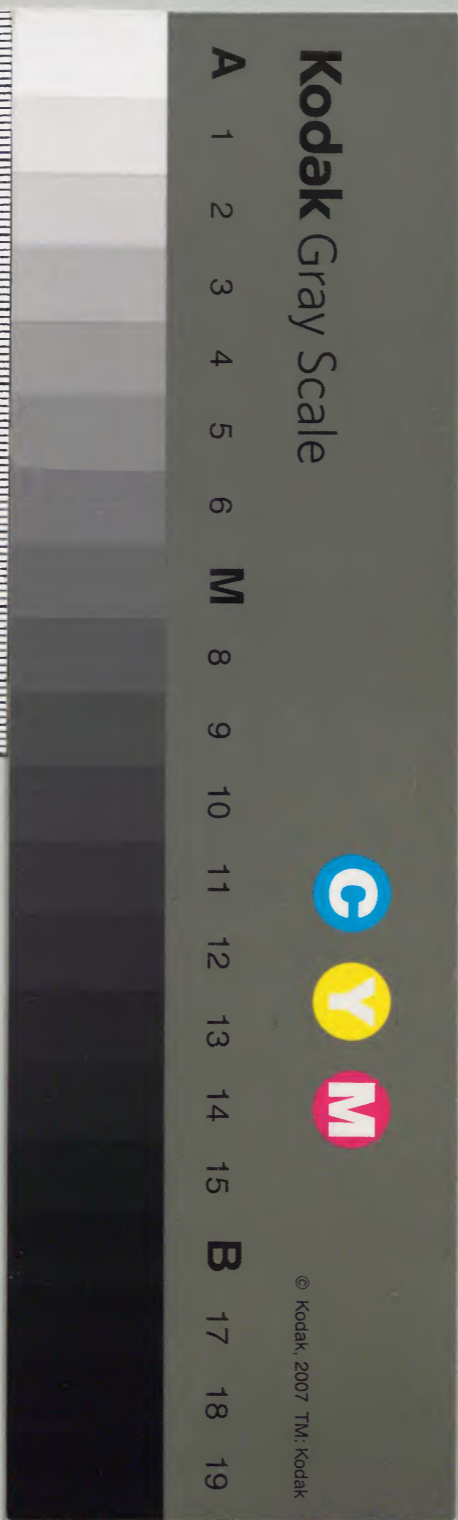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八十九之
九十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5)
函號	別 10	1



史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淺草文庫

梁沈約撰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顓

康熙十五年重修

史書卷八十九

列傳

一

婚者伯父洵卽顓父曰顓不堪政可與愨孫婚耳時愨
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
轉記室參軍及卽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
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愨
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
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
官二年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
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兖州事仍
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年

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顓
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象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
免官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
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爲
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
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愨孫勸顏
師伯酒師伯不飲愨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
嫌愨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
卽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
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

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
愨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
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
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
多疾性踈嬾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
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
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
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脩道遂
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
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

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
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
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
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愨
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自世祖求改名爲絜不許至是
言於太宗乃改爲絜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
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
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
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絜爲執
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

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
爲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
淵劉劭並受顧命加班劔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
卽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
熏燿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
尚繁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
以下就訊衆獄使寬訟洗遂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
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
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祭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
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祭扶
雙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
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祭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
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
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
達等感激出戰賊卽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卽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
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爲
侯又不受特祭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
之四貴祭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
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

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
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
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卽位遷中
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祭鎮石頭祭
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卽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
詔移石頭卽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祭曰石頭氣
甚乖往必有禍祭不答又給油絡通幟車仗士五十人
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祭自以身受顧託不
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
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

祭相結將帥黃回任僕伯孫墨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
興等並與祭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
自詣祭祭稱疾不見祭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
異同祭口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
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
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爲直閣黃回諸
將皆率軍出新亭祭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
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
本期夜發其日秉懼擾不知所爲哺後便東裝未暗載
婦女席卷就祭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

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祭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閣與伯興共搃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祭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祭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祭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祭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祭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祭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

赴石頭聞祭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元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單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祭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祭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材官可爲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

史臣曰闕運勅墓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闕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

時

關

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

關

字

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比面若悉以二子
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
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
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
被薙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卷九十八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梁沈約撰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
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
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
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社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

一

脩華生隨陽王翹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
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
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
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
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
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卽位進號左將軍改督
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翹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
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
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
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
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
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
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

封始建王食邑二十戶齊受禪降封蒨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為幸矣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沈約撰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濤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任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

二

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
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主匪
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聞聞無聞視
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
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
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
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

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卽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
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
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
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吏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
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
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
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
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
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
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

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茂以加焉誠當今之忠
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
邊氓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
有懷必聞故率愚慙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懷臬穎
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
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
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
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
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咷
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
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
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
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
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
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尋畢傭賃倍還
先直服除後哀感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遺遠之思無

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隣村亦大
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
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
笑不答世道以已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
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
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榜表閭門蠲其稅
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子
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閑木功傭賃以
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
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食鹽飯而已若家或

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
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
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墳凶功不欲假人
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
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窶窶之事
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
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
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

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
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蒸嘗於此數日中哀
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
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
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
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
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
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
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
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

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
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
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
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
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
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崩
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糝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
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
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
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

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漑田
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
見人牽犂未過輒迅穢助之已自引船不假勞力若自
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
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爲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
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
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
免由來不謂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僧朗察
孝廉不就太守蔡典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
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篋貧之與

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
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者
方巖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耄齒孀居窶迫殘日
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懿君貧老故
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
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耄齒甚多屢空
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
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
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

傳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
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
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
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
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
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
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
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
縣俞陽妻莊年九十在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

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
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
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勝
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
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
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旣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
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絝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博
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
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施之
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
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
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
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因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
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
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
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

祥賊良父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書監立繼祖廷
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
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
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
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
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
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會崖竦幹重
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
敷漢宗蒲輪我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

余亦奚貢曰義與仁其二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偕畢固
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九其三人亦有言無
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
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士無然息荒其四江革奉摯慶祿
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
國照輝京華其五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
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
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十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
救贖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
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
力以本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
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
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
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
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

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
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
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
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自
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
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
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心
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協

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
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
是尸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
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
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
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蔑尔恭協而
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
過此豈宜惣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
爲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如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

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

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因殆者

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

永無濟理不惟凡瓌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

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

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

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

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

弊寔鐘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

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

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

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

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

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

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

獲乃縗經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為文

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下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黨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卽時方作此

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創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在戰並死世祖卽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上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與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潼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杖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院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院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刻其端使利交橫布院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院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

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
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
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
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
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
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
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

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
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
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
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
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
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
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
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
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訊遺旨一慟殯亡

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
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
氓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
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
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
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
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
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慈
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

棘云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
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
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
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
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卅隸節行可甄
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
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
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
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

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
庚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郝
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
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
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
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
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
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
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

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
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
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
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
何假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旣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
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
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
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
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

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音常如禡
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興採伐茅竹欲爲葺治
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
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惇子平
居喪毀甚困瘠踰父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
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
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
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
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
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宋書卷九十二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沈約撰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

康熙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

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充
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寓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
守宰之職以六蕃爲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
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卽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
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諠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
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
歸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
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
百萬之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

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
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
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大
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
諸殿離欒綺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
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
卹下以至橫流莅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
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
爲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爲良吏篇
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會祖虞晉
驃騎將軍祖考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爲琅
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翰
請爲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衛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
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爲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
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
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爲所排抑以
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
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
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基畢爲子標之

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爲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
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
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
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
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
撓百寮憚之出爲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
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
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
國府以爲諮議叅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

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脚患自陳出爲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

杜慧度交阯朱蘇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騰遜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遜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遜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曰州城時遜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

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相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爲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奔李脫等奔竄石

碯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奔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奔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節則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一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脩學校歲荒民饑用以私祿賑給爲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爲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爲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微爲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

先書卷六十三 及作 五
患篤勸表待病瘵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
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
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
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
甚哀之

徐豁字萬圃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
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玄輔政
爲中外都督諮議致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
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爲祕
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

祠部丞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爲
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
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
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
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
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
歲兒不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
逸旣過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
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
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

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與太守裕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

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箴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裕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叅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爲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

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
爲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褒頽貞柯必振
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
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
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
祿宦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
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食
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
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确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
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祇慎
才庸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
省搏嶺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
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
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爲南平王鐸冠
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爲
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徵爲持
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
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說至今稱之二
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祖甚痛
惜之詔曰微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

東晉書卷之九十一 列傳 九十一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衷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諡曰簡子子叙正員外郎弟展臧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爲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人爲尚書殿中郎出爲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人爲太子中舍人

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閭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閭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閭室

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迥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穉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爲劉穆之丹楊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爲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爲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卽位入爲尚書都官郎出爲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爲治嚴察京邑肅然殿景仁爲領軍請爲司馬復出爲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讞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

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謚昇明末爲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一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

又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銅陽
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泰
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
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
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
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
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
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
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

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從賦均平閭井齊肅綏
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
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
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
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
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
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
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
時有北地傳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
僧祐事在臧熹傳珉爲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

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
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
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訶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
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
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
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
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
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爲南海
太守卒官太宗世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
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
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
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悅泰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
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
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
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咸謂諸署詛
誑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
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
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
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

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
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
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治如或可免
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梁沈約撰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美
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
遇荷蓀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
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

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
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
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一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
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頽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
乎遜世避言卽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
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卽是見稱之號
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蓀之隱而非賢人之
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蓀之隱事止於違人論
迹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
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
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
異乎隱旣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
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
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
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
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素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
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
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
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遠兄勃並隱遜有高名顓

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
脩其業父善琴書顥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
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顥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
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顥卞五部顥又
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
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
藥不給顥謂勃曰顥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
篤無可營療顥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
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
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
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爲矯介衆
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爲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
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大尉參軍戴顥辟士韋玄乘操
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
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顥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之操又
而不渝顥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
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

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
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
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詞
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
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
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
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顒亦參
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旣成面恨瘦工人不
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旣錯減臂
胛瘦患卽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

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
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
爲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
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咨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
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
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
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
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

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爲
太尉叅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
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
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免且潛處
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
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
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
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
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輒哭尋理
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
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
讌命爲咨議叅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
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
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
太祖遣樂師楊覲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
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
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 五
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巳子朔南譙王義宣
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
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
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
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
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
曰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號慧遠時彭
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
隱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
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
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
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
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
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
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
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
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
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

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
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
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
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
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
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
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
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覆圃三義辨析精奧稱
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
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
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
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
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
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
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
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史義熙初

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
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
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鑑及微表揚隱
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
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貢于
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
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卽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
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
莫年今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澹

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
貂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
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
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
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
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真賤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
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
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
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

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
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
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
深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
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
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
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
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哀為

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
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
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
出為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
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
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恢尚書祠部郎父粲祕
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
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
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

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
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
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
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
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
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
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
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
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
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
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
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
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
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入市買易周用之外
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
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
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
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

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
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
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
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
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
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
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
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
爲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
西叅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曰
嘆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
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
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
二
霍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
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
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
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叅軍著作佐郎員
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

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
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
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
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
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
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堵蕭然不蔽風日袒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
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
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
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
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
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

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
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
昨非舟超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穉子候門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悒時矯首而遐
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
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
駕言兮焉求說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之消憂農人告余
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扁舟既窈窕以
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
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
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旣至欣然便共
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

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隨日月

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膏不
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太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
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
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
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
慎哉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
陶唐邇爲虞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
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子愍侯於赫愍侯運
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土開封疊疊
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洪河羣川載導衆條載
羅時有默語運固隆汗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
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
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愠喜嗟余寡
陋瞻望靡及顧慙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
我誠念哉孤聞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

爾永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
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
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
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主簿舉
秀才不就公私餼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
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
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

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大侍郎又不就元嘉八
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虔蕭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
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
釜庾之資因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
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
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
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
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掃捨自資

同楮者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
愆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而迎
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旣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
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
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
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
子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
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
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敕
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
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
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叅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
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郎後
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
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
遠篤志好學九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
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
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

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
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
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
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
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窮
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
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
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
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
十年大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
尚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惜衰
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
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
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惜衡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
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
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
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
立上留心藝術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
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叅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

先書卷九十三
列傳
盧山公卿以下並談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尚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室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郎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于蕭之類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日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撈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絲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凱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爲文學從事不起峻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

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脩宅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卽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臯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

甚醜素乃爲鉉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
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
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
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
伯玉居剡縣暴布山三十餘載楊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少而
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
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
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
多所論解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

自京口遷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踈不應命元嘉中太祖
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江夏王
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爲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
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
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率以迎
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間日輒臥論文義
世祖卽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
恒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
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初與平原明
僧紹俱徵爲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
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
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
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
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桂冠東都
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梁沈約撰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
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
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
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

一

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
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
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衛
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
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
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郡正
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馮藉世資用相
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
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輿絕陪奉朝夕義隔
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
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
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
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
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痍構
於筵第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彘來悉

方膺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
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惛憚宗
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
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
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
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
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
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
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

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
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祖
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與籤上於巴
以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
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
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
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
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
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

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識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蹉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官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被死繫明寶上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勅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宮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與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
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
體吸習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
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
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
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
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
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勳舊著於遐邇不謂
戴法興恃過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
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
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
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
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叅軍淮陵太
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叅議叅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
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
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
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
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
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

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卽阼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叅掌戎事多納賄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旣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

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撻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
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
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蹠歷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
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
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信諾卽日宣言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
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
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
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

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
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
重遣王玄謩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碯礮銜中旨
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
在殿內誑劭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卽大位軍府
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旣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
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
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
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
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規間隙不勞天舉終莫承

寧然連於千里費固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
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
在誅剪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
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
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
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
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
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
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寔宜且田且
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
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
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胡馬旣退
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
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
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
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
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
豈煩空聚兵衆以待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
挫凶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擊則必侵掠侵掠不已則
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戍不立爲立之方擊之爲要

詔旨若令邊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遙輸遠圖決
無遂事寢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威虜之方在於積
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
能制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
被毒手便自吹壑鳥逝矣尋卽真遷左丞先是元嘉中
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謙
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
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
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
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又上日兆於
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唯雖伯考行之盛
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朔乎豐郊紹
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
更姓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
規典謀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
色滔天泯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起
重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
功借著之後撰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
極攤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剝定鯨鯢天人佇屬
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絃寓對越神工而恭服

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魏魏蕩蕩赫赫明明歷
觀迭聞莫或斯等宜依銜書改文登舟變號起元義臨
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
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
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
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
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
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
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
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七年爰遷游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
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又兼左丞著作兼如故世祖崩
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
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
叅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
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
碩學所解過人者旣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
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
咨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
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

此
前
廢
帝
凶
暴
無
道
殿
省
舊
人
多
見
罪
黜
唯
爰
巧
於
將
迎
始
終
無
迄
誅
羣
公
後

賢彥國無佞邪而素心弗純累蠹時政以其自告之辰
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養過不謂潛怨席外進
競不已勤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
其當改未忍加法遂恃朕仁弘必永容貸昨因觴宴肆
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
恃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務
政綱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
濟王猷但朽頓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
旣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
徐爰前後蒙逆理無可申廢棄海堦寔允國憲但爰

朕誠曲矜愚朽旣經大宥思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
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值刺
史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爲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
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患久之聽還仍
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爰爲南濟陰太守復除
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爲臺小史太宗初
出閭選爲主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
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
祕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

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
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
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
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
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
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
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
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
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
朱幼又告主衣吳典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
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
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
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
欲南巡腹心直閣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
整卽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
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楊宋達之陽平田嗣並聚於
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
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

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
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
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
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
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
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卽位論功行賞壽寂之
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
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
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
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
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
陵縣子宋達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戶佃夫遷南臺
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及佃夫
與諸軍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詠徒參軍率
所領南助赭圻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
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于
戶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
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
人也太始初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徽
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

軍驃騎將軍六年出爲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成淮陰直
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時佃夫
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
之篋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
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
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
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
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泥輕舟
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

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
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
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
始初軍功旣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
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
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
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
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
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
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款

施行繁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
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使持節督南豫
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
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遊
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部位單騎與數人
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
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
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
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
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
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
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
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
初爲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二品
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
封爵乃封爲鄆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爲清
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山陽太守齊王以其
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爲羽林監遷太子

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
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
謁尉吏所遷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
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晉平王休祐驃
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
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
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一年兼
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
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興王
濬以為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
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
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
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
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
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
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為太宗所委過
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

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
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來
雀門時賊已至旂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劭於石頭
劭至命開旂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
邪劭不敢復言催劭進戰劭度旂便敗賊乘勝逕進道
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蹶不肯前遂爲賊兵及見
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
受禪國除

楊暹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擘解吏多
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渾長爲射師性謹愨爲太宗
所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由佃夫道隆李道見等益此
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
東宮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
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
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
舍人如故暹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
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
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
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卽位出暹長爲寧朔將軍
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暹長有異志齊王遣

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床第豈可得哉

宋書卷九十四終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梁沈約撰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羸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

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舊勲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衆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尅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

萬人爲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
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
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及逆逼
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
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爲高
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
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未
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報範等絕和親太祖卽位方遣範
等歸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
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
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
界石濟南渡輜重芻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
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
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諱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
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徙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
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
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
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
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
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

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壇場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
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
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
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
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為虜所
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
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
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實應明擊虜輜重
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缺連內頭張索
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沒遂進屯尹卯實霸
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關
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
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
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
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人城虜別遣黑稍
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
河陰令實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
倉鞏令亶琛五百人戍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
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
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

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脩治城塢復還虎牢豫
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
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水步
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卒軍次湖陸黑稍公遣長
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
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黑稍渡與并力四面攻
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
軍七千人南渡於碣磔東令至泗濱口去尹卯百許里
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
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
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四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臯關向
虎牢外郭西門德祖並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
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車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
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
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滄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
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剋
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
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
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

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
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
安平公涉歸憐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
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
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
至歛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
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
除禾稼今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
騎三月三萬騎前追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
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首爰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

城掩擊虜衆披退間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
十餘里至脯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
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
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
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彙阿伏
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
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
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
德俱散敗虜卽用潁川人夔龍爲潁川太守領騎五百
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脯

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
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鄭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
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
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若沈叔狸已追亦宜且追
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拾項城則淮西諸
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
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成請宥其奔敗
之罪朝議竝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竝急而
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筮夔兵弱先救青州筮
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
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牆射虜虜騎數百
馳來圍牆牆內納射固牆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
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蟆
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
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
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
傷歛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
虜以撞攻城夔募人方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
子塹中用大麻繩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方
挽今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

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
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
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度龍奔逆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
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
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住城金鄉抗父等五縣殺畧二千
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交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
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
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
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
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
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
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
縣男食邑四百戶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
大夫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
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停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
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
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
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
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被圍二
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

撞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
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者大半德祖恩
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
有權畧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
與之連謀每益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
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
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
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
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因急攻
遂尅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
內者皆見囚執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
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
與此賊并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
節勸衆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領
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
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
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詠閭委
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
傾覆將士藏辱王畧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耻稽之朝
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撓筆未加准繩豈宜尸祿昧安殊

寵乞蒙屏固以卑國法不許德祖榮陽南武陽人也晉
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軍道規爲荊州
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
鎮惡龍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鎮惡前鋒斬賊寧朔將
軍趙玄石於栢谷破弘農太守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
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鎮北將軍姚弋仲鎮惡尅立大功蓋
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
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鎮
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真之西參軍南安太守
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
河東平陽二郡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并州刺史
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城除世子中兵
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
京兆豫州之潁川交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榮陽太守將
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祚進時冠軍論前後功
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州并三州豫州之
潁川交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
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
弟子熙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虜旣尅虎牢留兵居
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

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并存卹遺孤以慰存亡尚書令傅亮議贐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之爲誅焉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王景度竝坐失守鉗髡居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并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男丁驅畧婦口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謚曰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宮丙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知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竝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勦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箠各破之

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尅長安熹又自攻
不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熹嘗使昌侍左右常共單馬
逐鹿溪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熹曰
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
爲吐谷渾慕瓚所禽赫連氏有名衛臣者種落在朔方
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
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衛臣入塞寄田春來
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
以還之衛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盛衛臣
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筭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
興覆軍喪衆前後并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
佛震懼不敢動高祖東還卽入寇北地安西將軍義興
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
自稱尊號號年曰真興元年京兆人常玄隱居養志有
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
又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
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卽至當以我殊類不
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熹所
兼熹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
祚便有志北畧七年二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湮沒并所

遺黎茶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
以固壇場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
軍王仲德交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
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
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
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
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
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
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歛戍相避須各行
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澤
總統羣帥告司交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
徒壇理土地恢廣經畧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
蒙踐霜雪踰歷險難臣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
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
紜雷動風舉響鞅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
於是華域肅清謳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
煴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
遂令司寇良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
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遐夷慕義雲騰波涌
方將蹈德履信被藝襲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勤施洽

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獮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莫府忝任稟承廟筭剪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洛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已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况乎遵養耆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颯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構難西虜結怨黃龍控弦燔滅首尾逼畏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

夫順從貴速歸德惡晚賞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羈旅披榛委誠施綏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嬰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道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叙用如其迷心不悛竄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壺漿厥篚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軍虜悉歛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冲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戊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

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爲虜所沒尹冲及
司馬榮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冲字子順天水
翼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
興太子泓泓立冲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贈前將
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冲誠節志槩繼蹤古烈
以爲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
作詩曰逆虜亂墻場邊將嬰寇仇堅城効貞節攻戰無
颺休履潘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
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脩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
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讎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
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無劔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
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請良籌華胥混
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熹又
遣使通好并求婚媾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熹號太平
真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勸庫莫提移
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
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
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主業之資奮神武之畧遠
定三秦西及葱嶺東平遼碣海隅復從北暨鍾山萬國

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
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
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庭解甲息
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存君臣
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遠侵我牢洛致
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庭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
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
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連遠歸忠款玄旣卽世弟難當
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
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庭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
計壇場之小疵不相關移竊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
其妻子及其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撫然顧謂羣臣曰彼
之違信背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
忍孰不可忍是以分命吾等替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
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
奚愛彌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州
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
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拔阿洛
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

史南平公斌後延出自賂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燾使持節員外散騎常侍冠
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
干內亦干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
南雖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
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荊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
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
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
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晉琅邪王司馬楚之南趨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
兖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東安公刁
離東趨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兖徐三州
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
司馬天助直趨濟南十道並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
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
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汎
江湖南溢高岸墊爲瀟澤深谷積爲丘陵晉餘黎民將
雲集霧聚仇池之師鼓隘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

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
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欲救難當投命之
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
一亡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
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
義言很悞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
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北之
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血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
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
脩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
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
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
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
侵我司寇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畧三帥涉河秋毫不
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
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
亡命竄伏魯軌不雍寔爲蠱尾而擁其遁逃開其墮場
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
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受我正朔
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况仇池

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武功旣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乂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勲勞日乂皆當致仕歸第雍容高臥順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後進明能廣啓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宣勅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交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交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

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
圯裂石容苻姚遠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
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沂弔民伐
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
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惡久定者也俄而不恒
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
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滋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
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寇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
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繼負昔
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慕善
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畧施
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
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
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
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
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旗省方東巡稽嶺
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
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蛄育穀七澤八藪禽獸
豐碩虞侯蒐筭義井所愜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
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

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
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竝響應有衆十餘
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曰
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一京失統豹狼縱毒蒼元蹈犬
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
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暨咸雍義
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旣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羣狡
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
羣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虜連兵大壇東西狼顧
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成平陽二孽世連土宇
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
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漠護軍結駟連騎
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顛顛
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陵河陝賜臣威儀
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
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鸞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
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
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貳日地無貳主昔中都失統九
域分崩羣凶立列於天邑飛鸚鵡目於四海先皇慈懷
內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旣

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
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鄴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
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
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
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馮威靈千
里雲集冀廓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
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外交鋒無日不戰
獲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
旣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
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
表疏遠效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勲績宜加爵號褒獎乃
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離州刺
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小
數十戰不能尅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
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
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木
面山皆尋破散其年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
錄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
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
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隨白鹿南歸

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
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
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牛
六千餘頭尋又寇交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畧甚衆太
祖思弘經畧詔羣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
采未能息卷自纓紉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異終有慙
德而區宇未一師饑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疲疾
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
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羣謀掃清遼逆感慨之
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
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
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朔風起亂極治必
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烈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
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
清難久俟駘駟安有步騏驎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
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鄒
魯士時壇場之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
州刺史北并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荷
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鷹揚萬里雖盡
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

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蕘逃
竄南人宋界聚合逆黨頗爲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
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烟火相接來
往不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
日月彌甚奸宄之人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不可禁
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
以遂至滋蔓寇擾壇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疴令人
終歲不安當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
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畔各白柰斷無復相侵如是可
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
後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
邊境之民烟火相望鷄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
於仁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鐸答移曰知
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
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來
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
唯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
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資其根伏
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周顧善隣之約不

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雖豐辭盈觀卽事適
實與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爲言將違躬厚之義壇場
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奸
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鑊不妄
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
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
闔外思闡皇猷每申勅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
愧忤當重約示以副至懷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
寇汝南初燾欲爲邊寇越六獵於梁川太祖慮其侵犯
淮泗遣救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

歸壽陽諸戍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
二郡太守鄭緄綏遠將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郭道愷
竝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
城內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
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
憲嬰城固守燾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臨
城飛矢雨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以
補之虜肉薄攻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
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弟永昌王庫仁
真步騎萬餘將所畧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

太祖遣隊主吳香鑪乘驛救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
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議舉別駕劉延孫
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問
司馬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並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
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
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人
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嗣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
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
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之等至虜
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二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

氈屋屋中皆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
王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虜
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
內有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
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未
食且戰已疲勞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棄
仗奔走行迷道趨激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度泰
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爲虜所殺
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將士免者
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

軍玄謨延孫免官賜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劔文付
尚方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軍大懼謂其衆
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卽
燒攻具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
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
四十二日不援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
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
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衛全城
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
太守又以布萬疋飛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

勤勞者燾雖不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燾
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諜該略奸人竊聞朱脩
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
方州虞我之際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
益無異得我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
身否便鑠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
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氏
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
釧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
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茲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

年是賞奸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
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者當割
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
善教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
勢已至終不相縱願者往索真珠寶器不相與今所馘
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
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
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呂提以死其子菟害真襲其凶
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
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
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
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
然往取揚州否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禽之放
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言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
旣得疾其勇功不能空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
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疑復不
是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
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
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
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

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
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出來斫
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
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
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
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
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
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
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
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
聞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
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在日
可博其土地僉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
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
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
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
土藥自可療其年大舉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
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暴比得河朔秦隄華戎表疏歸
訴困棘歧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并陳芮芮此春
因其來掠掩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大半連歲相持于

今未解又猜虐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敝自相殘殄芮
芮間使適至所說竝符遠輸誠款誓為犄角遐邇注情
既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楫流通經畧之會實在茲日
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
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
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霄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為之統帥持節都
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眾水陸竝驅太子左
衛率始興縣五等侯斌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
復縣開國侯王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
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逕造許洛使持
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
蠻校尉南平王鑠悉荆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舉宜
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
司徒錄尚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
崇風畧遐被即可三府文武并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
方為衆軍節度別府司空府使所督諸鎮各遣虎旅數
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戎校尉
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

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沂隴護
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枝坦寧遠
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荆雍之功攬
羣師之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滂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
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
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
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兖州
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兖
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
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

到十日裝束綠江五郡集廣陵綠淮三郡集盱眙又募
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
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
之民家資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
此率討事息卽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餘人向礪礪取泗瀆口虜礪礪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
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
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麕細
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
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

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夜滑臺不剋壽
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熹從弟永昌王庫仁真發關
西兵趨汝穎從弟高梁王阿斗涅自青州道熹自碣磔
竝南出諸鎮悉歛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
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熹登鄒山見
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
雋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
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玄敬至留
城竝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
乃拾木趨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
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王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
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
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
熹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茸太祖
餉茸十簿茸蔑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
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
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
足令及此行老壽受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
破尉武成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
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

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
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沒虜法
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
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
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
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熹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
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
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望出山
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熹至瓜
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葭於滁口造軍筏聲欲渡江太祖
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
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橫江少
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
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泰容守新洲下
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州司馬到元度守秣山諮
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
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
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
尋遷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
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旣陽六七百

皇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並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賫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頂設甍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卽噉

之并大進鄩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云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姬拔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肝貽賊逼分留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村郡城內垂萬家戰士

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
蒲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停引去自廣陵還因
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還走熹凡
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畧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
傷過半國人竝尤之是歲熹病死謚爲太武皇帝初熹
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曰晉王熹所住屠
蘇爲疾雷擊屠蘇倒見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
熹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奔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
其貪暴熹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
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其熹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

諸營鹵獲甚衆熹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熹熹乃
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
殺之以烏奔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熹死使嬖人宗愛
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奔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
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
慙素爲熹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慙
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爲正
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
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
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

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勲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并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甲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既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特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竝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

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并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忿將率憚於深遠勲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効若能成功清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竝催促裝束伏聽勅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碯礪不克退還世祖卽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尚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顧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濟死謚文成皇帝于弘之

字弟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
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
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
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
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
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
凶難游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豐
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交青冀幽七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義陽王昶躡微子之蹤蹈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

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
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旣無闔閭靜
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
之徵旣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
號自立一隅荆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項
大擅威令不相抵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
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
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
六軍燮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
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乘之機邁時來之遇而

不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
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勲伐伏玄侍中尚書左僕
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勲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
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勲天賜侍中
尚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勲渴言侯散騎常侍殿
中尚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勲蓋尸千領幽冀之衆
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
勲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
常侍西平公韓道入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

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勲新成侍中太尉征
秦大將軍直勲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
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交直造彭城與諸
軍剋期到會于秣陵納昶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
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壇將吏不得因宋衰亂
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
聞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
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
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竝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下書
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

跨時一方天降其殃以罰有罪纂戮發於蕭牆毒害嬰
於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深體逆順
歸誠獻款遭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
盜或不識王命藏窟山藪或爲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
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民自天安二年正月
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
原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
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
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窮不
自存通其市糶之路鎮統之主懃加慰納遵用輕典以

益新化若綏導失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宜下咸
使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朝廷亦厚相
報答恭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
貞陽鎮主鶯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
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史王瞻遣從弟司空
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
索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
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
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僭稱
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元禮西域諸

國焉膏鄣善龜茲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齒枯噉雪自然肥健國政踈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讐故朝庭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記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擾外區驚震中寓周無上算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開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賊漸著密邇畿封窺候壇場俘民略畜者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雖喪五胡遞襲翦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逮于懸旗清洛飲馬長涇北狄鉅銳挫鋒閉重嶮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屬裳冕委蛇輶軒繼路舊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殫涕自是關河響動表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翦我伊瀍是以

太祖忿之開定司寇而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
捐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冤就虜遂
蹙境延寇僅保清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
突鳴鏑日至芻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
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交冀之間蕭然矣
而自木末以來竝有賢才狡筭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
鞮凌厲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
纂僞彌煽凶威英圖武畧事駕前古雖冒頓之驚勇檀
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

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導清
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下內鎮羣心外御羣寇役竭民
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
歸師殲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踣高天
躋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爲繫虜自江淮
至于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
荒無復鳴鷄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
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
至於乳鷓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間連窠十數春雨裁
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

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深復興外畧頓兵堅城棄甲河
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納和親
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遠忝始構紛邊將外叛致夷引
寇亡我四州高祖劬勞日吳思一區宇於旗卷舒僅而
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弃司寇再舉而喪徐
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
便習用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
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駒出自冀北梗柵豫章
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氈裘之民可以
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
冀豈或可乎處謂走不逐飛豈以我徒而彼騎也
因此而推勝負豈可以一言蔽之

